



红 旗 青 松

松 青 旗 红

(短篇小说集)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(太原并州路七号)
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$5\frac{7}{8}$ 字数: 120千字

1974年10月第1版 1974年10月山西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80000册

书号: 10088·485 定价: 0.43元

目 录

一份请调报告·····	马 骏(1)
育秧记·····	侯凤翔(20)
父子之间·····	张文清(38)
接孙孙·····	宋贵生(55)
芦河春光·····	王红罗(73)
雪水河畔·····	张 弛(87)
小娟子·····	苏 铭(99)
老砖师傅·····	张平乐(111)
“编外”队员·····	耿 峰(123)
车上风云·····	张文清(136)
凤凰展翅·····	王红罗 张天林(151)
长工屋·····	张 弛(164)

一份请调报告

马 骏

一

公社会议室充满严肃、热烈的气氛，这是新书记上任后的第一次党委会。中心议题是讨论全公社的一项水利工程。这项工程十分浩大，要斩断苍头河，凿通黑崖岭，对改变全社的生产条件有着决定性意义。

党委副书记李恭谦脸色阴郁，没有发言，脚下落着一撮儿纸烟头儿和烟灰，看得出脑子里正进行着激烈的斗争。

李恭谦对面坐着个农民装束的人，三十出头，身材魁梧，壮壮实实，两道剑眉，一双明亮的眼睛。他就是刚提拔的公社党委书记高志新，原是这个公社高村大队的党支部书记。这个土生土长的年轻人，小时候曾经挎着讨饭篮，拽着妈妈的衣襟四处漂泊，尝尽人间的苦辛；也曾经赤脚爬上卧牛山采摘野果，惨遭地主毒打，身上留下仇恨的鞭痕。解放了，他象一只被禁锢的小鸟飞出牢笼，进了学校。升高中的时候，家乡成立了人民公社，他背着行李回了村，要把青春献给山区的革命和建设事业。党支部认为志新是个好苗苗，精心栽培了几年，便把支书这副重担放心地搁在他肩上。社员们说，志新有三股劲：“心劲、闯劲、干劲。”上任后几年，一个心劲儿学大寨，粮食产量象鹞子翻身，打了两个滚儿。

“九大”以后，他身体力行党的团结、胜利的路线，无论是性情开朗的姑娘媳妇，还是火气旺盛的青年小伙，也无论是老当益壮的长胡子辈，还是喜笑颜开的老奶奶们，都乐意和他说心里话。他把全村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都团结在党支部周围，拧成一股绳，狠抓阶级斗争，拚命学大寨。对一些和他唱过对台戏，而且唱得走了板的社员，志新更是不小看，不高眼，总要三番五次谈心、教育，把他们肠子摆顺，提高他们的路线斗争觉悟。大伙对这一条很是佩服。这位年轻的党支部书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迅速成长起来，最近，被提拔为公社党委书记。志新刚上任就提出了苍头河水利工程的问题。这阵子，他聆听着委员们激动的发言，也琢磨着李书记内心的活动。

是的，李恭谦脑海里正开了锅，翻腾不停呢。他对这项工程有不同看法，前两年苍头河上失败的教训记忆犹新啊。再说，高志新前不久担任高村大队党支部书记的时候，两人闹过一场矛盾，把不同看法提出来会不会影响团结呢？他越想越乱，脑子里如同塞进一团麻。

不知谁说了句让老书记表态，李恭谦才抬起头来。他本来不打算发言，现在大伙一提，决定把个人的想法说出来，真心实意地提醒新书记注意，别蹈前人之辙。于是慢言低语地说：“这固然是件大好事。不过，以往的教训应该汲取，我们扔进苍头河的劳动不算少哇。再说，从各大队抽调那么多劳力，以后不好处理，咱不要犯‘一平二调’的错误。”听了这些话，委员们把目光投向党委书记。

高志新的脑海腾起一串浪花：老李提出不同意见是好事，但这个意见显然是片面的，要不要指出来呢？指出来会

不会影响团结呢？过去的某些隔阂还没有消除啊……要指出来，我们要的是革命的团结，战斗的团结，决不能搞一团和气，必须在原则问题上辩明是非，团结党委“一班人”共同战斗。想到这里，他站起来，右手五指并拢攥紧，作了一个有力的手势，说：“关键是要有一条正确的路线，只要五指握成拳，只要我们党委团结一致，就能够把全社人民团结起来，汲取过去的教训，拿下这项工程！”

李恭谦吸了口烟，边往外吐着边说：“我只是提醒同志们注意，究竟上马不上马，大家研究决定吧，我没什么意见。”

高志新环视四周，他从委员们热切的眼神里得到了力量和信心，决定地说：“人民公社，就是一大二公，我们一定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优越性，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组织起来的力量。当然，在具体工作中要坚持自愿互利，平等交换的原则，不折不扣地执行党的农村经济政策。”这时，会议室里充塞着烟雾，高志新走过去打开窗户，一股清风吹进来，大家顿时感到说不出的凉爽舒畅。

李恭谦眉宇间的皱纹越聚越拢，喷出来的白烟在脸前散开，形成一层薄雾，遮掩着那变化着的神情。他没有再吭声，高志新的脾气虽然温和，但性格是倔强的，象不弯腰的红松，这些老书记清楚。当高志新刚上任的那天，李恭谦就悬起一个请调工作的念头。如果说前两天这个念头还象一丝云絮，那么现在这丝云絮已经撕开、扩散，笼罩了整个心间；如果说前两天他还想看一看，那么现在已经看明白了。心里说：“去年在高村，我要抽调劳力帮助他， he 说是‘一平二调’；现在，我提出防止‘一平二调’，他又说要发挥

集体经济的力量。还不是专心在顶牛？这样下去，如何在一起工作，到什么地方不是一样革命吗？”他甚至觉得自己与高志新之间的裂痕好象无法弥补了，举在手的那颗请调工作的棋子“咯瞪”一声投出去。他一直沉默至散会。

当天下午，李恭谦写了一份请调报告。自然，理由和措辞是推敲过的，找了一些“年老体弱”、“精力衰退”之类的词儿。

二

深秋，高志新的屋子里还亮着电灯，只见他坐在靠背椅上，两道剑眉微微蹙起，一双眼睛闪烁着智慧、敏锐的光泽。高志新把请调报告一连看了三遍，想从字里行间捉摸到老书记要离开这里的真实原因。他反复思索着，意识到老书记要求调动和自己有关，不禁勾起了往事……

三年前的深秋，高村社员在“九大”团结、胜利路线的鼓舞下，决心劈掉卧牛山，斩断五龙沟，引水上山。公社党委副书记李恭谦挎着背包到高村蹲点，年轻的高志新双手欢迎，巴不得有个老同志来帮助工作，心里更稳些呢。可是，当他把水利工程的规划说完时，老李仰望着巍巍山势，摇摇头：“我不是不同意你们搞水利，我是主张你们把步子迈在实处，别踩空翻了跟斗。你们高村村小劳力少，摊这么大工程，恐怕有些不实际吧。”

“我们高村人虽然少，但只要五指握成拳，大家团结一致，铁山也能把它砸烂！老李，就让我们搞吧。”高志新火朴朴地请求着，想用自己的坚定信心和热烈情绪感染对方。

“小伙子，干革命光凭一股火劲儿不行呀！”李恭谦笑着说，“要一步一个脚窝地走。当前，深翻土地，积肥造肥，事情多着呢。人常说，地冻三尺不是一日之寒哪。”

高志新听了李恭谦的话觉得不对劲，李书记为啥只看到困难，看不到人民群众的力量呢？为啥停留在小打小闹上，不支持大刀阔斧地干呢？他这不是走回头路吗？农业学大寨，是迈大步，还是只挂在嘴上，可不是个小问题，便说：

“老李，我觉得刮胡子修脸，小打小闹，解决不了大问题，高村不搞这项工程，不从根本上改变生产条件，农业就不能彻底翻身。老李，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，要求我们大干快干哩。”李恭谦皱着眉想了半晌说：“那么，我给你从各大队调些劳力来吧。”“老李，还是学大寨的精神，自力更生吧。现在各大队水利工程都在上马，再说高村队小家底薄，那样做恐怕会搞成‘一平二调’。”

旁边站着个腰粗体壮、浓眉大眼的小伙子，面朝高志新，话冲李恭谦：“你有功夫闲磨牙，咱撒开人马，摆开阵势干起来，谁还能拦住！”他是民兵连长高虎，肩上扛着大铁锤，看样子要一步飞上卧牛山，干将起来。

李恭谦有点吃惊，他感到，高志新显然是翘尾巴了，手下的民兵连长也如此放肆。眼前的事情表明，小伙子有点好大喜功，要不，为啥不求实际，摊这么大工程？又为啥拒绝别人的帮助呢？还不是想着荣誉、功绩？几个问号使李恭谦更加相信自己的推测，于是，朝高志新扔过一串儿冷雹子来：

“小伙子，考虑个人的荣誉、功绩多了，就会把革命事业当作儿戏，就会栽跟斗。”

高志新听出李书记误解了自己的意思，平静地解释道：

“老李，我们是想给国家多做一些贡献哩。”

李恭谦的话触怒了高虎，高志新的态度也使高虎气愤，他的眼睛瞪得更圆了：“老李，你不要瞎批评，我们志新不是那号人！”

李恭谦满脸唰地变红了，一直红到脖根，口气十分严肃地说：“高志新同志，这就是你们干部的态度，有点骄傲自满吧。高村是公社的一个单位，我要为全社负责。”

“我们高村群众要为革命事业负责！”高虎接过话茬呛了一句。周围顿时开了锅，人们议论纷纷，都说志新是一个心眼扑在革命上的人，从来没想到戴红花、领奖状。

瞧着这般局面，如何呆得下去，李恭谦找了个借口，离开高村。他回到公社，在党委会上说高志新“缺乏党性，骄傲自大”，应该好好整顿一下高村的领导班子。他的意见不仅没有得到支持，反而受到批评。事后，虽然高志新诚恳地检查了自己的思想工作没有做好，但李恭谦顾及情面再没有去过高村。就在那年冬天，高村水利工程红旗指处，炮声隆隆，山崩崖陷，大坝飞起。第二年高峡出平湖，清水绕山流，高村获得了历史上的特大丰收。李恭谦面对现实，不得不认错……

高志新想到这里，心情很不平静，他把请调报告折叠好放起来，旁边是他的学习笔记，一行工整的字映入眼帘：“……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……”他若有所思地拿起红铅笔在“善于团结”下面一遍又一遍地描着四个小圆圈。

早晨，火红的太阳跃上东山，给团团白云镶了一道道金边儿。高志新站在一棵白杨树下，眺望远方，贪婪地呼吸着

新鲜、清凉的空气，心里仍在翻腾请调报告的事儿。他想，李书记思想上偏了向，自己有责任帮助，便返回去邀李书记一同到地里去看看秋收情况，瞅机会好好谈一谈。自从到了新的岗位，高志新象一台“隆隆”的机器，几乎昼夜不停。他要尽快地熟悉环境挑起担子啊。刚到这里来便想找李书记谈谈，难得今天有一个机会呀。

深秋的野外，金黄色、赤褐色交织成方格丝绸，无垠地伸展开去。人们挥动银镰一字排开，赶着谷浪；马车载着丰收粮，车轮飞转；鲜红的拖拉机翻起肥沃的土壤，空气中都溶进了欢乐味儿。两个人走在山坡小路上，不时向社员们打招呼、问情况；不少人询问苍头河水利工程什么时候开工。高志新似乎从眼前的丰收形势扯到了会议上讨论的问题，只见他攥紧拳头，有力地挥动着臂膀，准是又在谈论“五指握成拳”的道理。

前面岔路口上闪出一辆马车，嘎然停住，小山似的谷垛背后闯出个浓眉圆眼的小伙子。

“你咋跑这儿来啦？”高志新有点奇怪。

“咱们队抢收完了，发扬‘龙江风格’嘛。”高虎笑着说，“嗨，苍头河工程啥时候上马呀？民兵们把铺盖卷儿都捆好了，就等着你们下命令呢。”

高志新没有回答，党委尚未做出决议呀。他抬头看看前面的一条陡坡，又看看车上一丈见方的谷垛，问高虎：“载这么重，车能上去？”

“试试吧。”

高志新见高虎有点胆怯，接过鞭杆说：“我来赶，你在后面扛；老李，你准备好拉磨杆。”说着，左手拽拽缰绳，右

手扬鞭，在空中绕了个圈儿，“啪”一声脆响，马车开动了。

“停！”高志新猛喊一声，象在下命令。李恭谦急忙拽紧磨杆的皮绳，车“嘎吱吱”停住了。高虎挺纳闷，看样子本来可以上去，为啥停住了。

“马步子乱了，劲使不在一处，歇歇再上。”高志新把套马摆弄了一番，又一声响鞭，只见枣红辕骡精神抖擞，扬头跨步，米黄套马苍劲有力，扑身向前，踏着同一个蹄音，迈着整齐的步伐，顺利地拉上了陡坡。

高虎乐呵呵地接过鞭子：“还是你这老把式在行啊。”

高志新挑挑剑眉：“什么老把式，不是老李和你，我能独个赶上这挂车吗？”

李恭谦没有摸准高志新的脉搏，心里嘀咕：“我用不着这种表扬鼓励。”话到嘴边成了这样：“我顶什么用呢？”

高虎憨厚地笑笑，学着高志新的样子，甩了个响鞭，马车奔向前去。

李恭谦用手绢擦着汗，高志新走过来说：“赶车这营生怪有意思。”接着谈起了赶车的技术。听的人起初似乎有些不在意，慢慢地却被吸引住了。高志新沉静地说：“就拿刚才来说，这么重的车，怎么赶上坡的？辕骡和套马必须迈齐步子，要出那条腿都出那条腿，同时要把缰绳扯匀，这才能把劲拧在一起，朝一个方向拉。人也得配合好，我掌鞭，您拉磨杆，高虎扛车。没掌鞭的不行，没拉磨杆的会退车，配合不好也上不去。老李，这和咱们干革命、做工作是一样的，方向对头，步调一致，才能胜利，您说对不对？”高志新不准备多说了，老同志嘛，点一两句就会明白的。

“对，对……”李恭谦的思绪被扯远，似乎正在领悟着一个道理。

前方的马车在平坦的大道上奔驰，两人又交谈起来……

三

党委会决议，苍头河水利工程立即上马。让谁去工地挂帅呢？高志新作了反复权衡，掂来掇去还是觉得李恭谦同志合适。老李毕竟是党的老干部，二十多年来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；在这个公社工作已经十多年，情况掌握得比较全面；工作兢兢业业，踏踏实实。现在，思想上有些赶不上形势，需要在群众的火热斗争中焕发革命青春。他正准备去找李书记商量，老李推门进来了。

“来得正好，我正要找您去呢。”高志新微笑着站起来，提过把椅子，“坐吧。”

李恭谦把椅子挪了挪，坐下。这位五十多岁的老同志，旧社会念过几年书，当过小学教员，解放后调到行政部门工作。他办事思前想后，勤勤恳恳，平时是不轻易表露感情的。沉默了一阵，低声说：“我的请调报告党委什么时候研究呀？”

高志新有意打破笼罩着沉闷和僵硬的局面，乐呵呵地说：“现在不是你调走的时候，老李，还得六出祁山呢。”

对方听出了弦外之音，试探地问：“让我上工地去？”

高志新收住笑容，郑重其事地说：“老书记，这项工程关系重大，上千民工，数万元投资，我考虑还是你去坐阵指挥好。”接着把理由详细摆出来。

李恭谦点燃一支烟，悠然地吸着，脑子里迅速旋转起来。他偶尔避开对方的目光，观察一下神态，仿佛要透过年轻人那双心灵的窗户，探视里边蕴藏的东西。从高志新的话语和表情里，李恭谦明显地领略到了一种诚恳、朴实的气质，进一步琢磨，把如此重要的责任放在自己身上，显然是一种同志的信任。可是，又一想：自己反对过老高，他究竟对这个问题持什么态度呢？关于这项水利工程，自己提过不同意见，他是不是有意把我放在火上烤呢？

李恭谦尚在犹豫，岂不知高志新因为这件事已给一些同志作了许多思想工作呢。有的党委委员不同意让老李去工地指挥，说他思想还没有通。高志新耐心地说，让老李到实践中，到斗争风浪中，边工作边提高认识吧。

这会儿，高志新以敏锐的眼光捕捉到了老书记布满皱纹的脸上那微妙的变化，趁热打铁地说：“老书记，党委一班人步步瞅着我们怎么走，全公社人民时时瞧着我们怎么干，党和毛主席更是期望着我们奋勇前进。在这关键时刻，可不能倒退啊。”声音里充满了热情和希望。

老李理了理参杂着银丝的头发，以一个老同志应有的责任说：“老高，只要是党交给的任务，我一定完成，不折不扣……不过，有机会还是研究一下我的报告。”

又谈了一阵，高志新送出李恭谦，真诚地说：“老李，通过这场战斗，可能你会有新的看法呢。”

就这样，李恭谦背着一个塞满矛盾的包袱上了阵。自然，他对工作依然兢兢业业，工程发生的问题及时向党委请示汇报，对党委书记表现出一种谨慎的尊重。高志新呢，除领导全面工作外，经常到工地参加劳动，凿眼放炮，推车打

夯，那双长满老茧、握惯了铁锹的手，闲着觉得难受呀，通过劳动，年轻的党委书记还要调查研究，解决问题。在奋战的日日夜夜里，高志新脸庞消瘦了，但毫不在意，始终保持着乐观的神态，旺盛的精力。而对老书记却知冷知热，关心备至，经常把老书记的关节炎病搁在心上，前些时还托人从北京买回两瓶“虎骨酒”。所有这些，李恭谦都感到了温暖，加上紧张的工作，把自己请调的事儿放在一旁了。

但是，生活不可能是平静的，不久，高志新和李恭谦又发生了一场分歧。

在工地临时党委会议上，就大坝合拢不合拢的问题，展开了热烈的辩论。

“我是这么考虑的，”李恭谦挪挪椅子，喷口烟，很严肃地说，“汛期迫在眉睫，咱们的人力、物力不充足，大坝质量又不太坚固，合拢会给大坝增加压力，恐怕受不了。我的意见是汛期以后再合拢，稳扎稳打，不担风险，较有把握。前年苍头河上游蛤蟆沟工程的失败，就在于草率合拢啊。”

蹲在门口的工地党委委员高虎，不耐烦地用拳头敲打着门槛，等李书记刚刚收住话音，倏地站起来，响起洪钟嗓门：

“合拢不合拢，这还用讨论吗？安上夹绊就是为了套狼！不合拢，修那两半截土板墙为好看吗？”李恭谦的嘴唇嚅动了两下，没吭声。

坐在老李对面的高志新平静地说：“咱别光在合拢不合拢上纠缠，先讨论一下合拢的必要性和可能性。汛期过后合拢，那就是说，我们的大坝明年才能吃饱肚子。咱这里十年九旱，早在春天，今年不蓄水，明年春天就不能浇地，要等

到后年才能受益。如果今年合拢，不仅明年春天可以浇地，而且今年秋天就可以有计划地淤一部分沟湾。看来汛期前合拢是必要的。有没有可能呢？合拢口剩下三千方土石工程，只要发动群众，突击两天，加上溢洪道扫尾工程，有四天就可以了，我看合拢的把握性还是大的。这样做，当然有一定风险，我们共产党员不能因为怕风险就退步，要有‘明知征途有艰险，越是艰险越向前’的革命精神！”这后边几句话策略地批评了李恭谦的畏难情绪。

委员们都纷纷表示赞同。有的指出“慢”字不符合总路线精神，有的批评“怕”字是懦夫懒汉世界观的表现。

李恭谦一口赶一口猛吸烟，脑子里翻腾得很厉害。对于高志新的批评，他此刻还没有用心去思考，他只想到如果汛期前合拢，势必会造成洪水漫顶，八万元投资，二十多万个劳动日就会付之东流。这时，他脑子里嗡嗡直响，似乎那滔滔的山洪已经漫过坝顶朝他直冲而来。他稳了稳心，加重语气说：“同志们，这么大的工程可不是儿戏啊。根据气象预报，今年雨量集中在七月中旬，咱们的溢洪道还没挖到标准深度，合拢后万一洪水漫了顶，那后果就可想而知了。”他有意把情况渲染得严重一些，好让年轻的党委书记推敲一番。

高志新觉得老李遇事宁可慢一些，也不往前闯，思想保守，看不到群众的力量。因此，不能迁就这种思想，革命的原则必须坚持，大坝必须合拢，任何迁就的想法都有损于革命事业。他诚恳地对李恭谦说：“老李，困难是有的，我们既要看到洪水的危险力量，更应该看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。我们应该迎着困难上，抢在汛期之前把大坝和溢洪道工程搞完，做好防汛的准备，就能万无一失，搞革命不能只求

安稳平静。《人民日报》提出农业学大寨，粮食上《纲要》，三年行不行，明年是第三年，是关键性一年，再不上去，就是我们的失职，就是对革命不负责任！”

看来高志新的决心是下定了。李恭谦很着急，万一洪水漫顶，这么重大事故，谁能担当起呢？自己既然是工地总指挥，工程发生的一切事故，当然应该负主要责任了。两年前压在心底的那个错误推测又冒出来。老高人年轻，争强好胜，现在刚提拔，是不是在考虑成绩荣誉了呢？想到这儿，他婉转地说：“老高啊，全公社两万人，咱搞的是两万人的大事业。这一步棋走错，那就非同小可了。我倒不是怕这怕那，咱们个人的得失都得搁在后边。”他把“得”字加了个着重号。

机敏的高志新马上会意，庄重地说：“老李，你又想错了。咱们搞的是七亿人民的大事业。咱公社能取得一些成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，是两万人民的功劳，我不过是一颗小螺丝钉罢了。”

屋子里安静下来，十分沉寂，空气也很紧张。

李恭谦觉得高志新头脑太热，听不进同志的劝解。于是，找出最后一条路：“老高，既然这样，别的不用讲了，如果合拢，请党委作决定吧，我负不起这么大的责任啊！”

高志新心里一怔，感到在合拢这场关键性战斗面前，应象一名冲锋陷阵的战士，绝不退让；对于李书记的右倾保守思想，发展到这种地步，他有些痛心、着急，便严肃地说：

“李恭谦同志，在关键时刻，打退堂鼓给党的事业要造成很大的损失啊！”

李恭谦满脸一下子涨红，心窝突突跳动，脑门阵阵发热，

站起来想说什么，可话到嘴边又咽回去，气咻咻地坐在凳子上。

会议对李恭谦的消极、等待态度进行了批评，并且具体分析提前合拢的有利和不利因素，制定了具体措施，决定充分发动群众，提前合拢。

李恭谦虽也点头了，高志新品味出，老李不管思想上有多大疙瘩，只要是党委决定就会尽力去执行，思想斗争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解决，所以没再多谈什么便宣布散会。

四

俗话说：“小暑大暑，灌死老鼠。”今年的雨势更猛，好象专心要考验苍头河的水利工程，考验人们改天换地的斗志。高志新到县委开会的第三天，天空卷过乌云，一个霹雷把云扯开，倾刻间，瓢泼大雨直泻下来，好象银河决了堤。县委会议室里骚动起来，高志新不时地把脸转向窗外，担心地望着外面。不一会，公社打来紧急电话，说大坝发生了塌方，正在集中人力抢险。高志新急忙请假出来，县委书记把雨衣披在他身上，并嘱咐他要沉着、冷静，县委立即组织人力支援。

经过两天两夜的突击抢修，巍巍大坝截断了苍头河，大坝胜利合拢了，四沟五岔的洪水如脱缰的野马冲向水库，冲向大坝。工地上人来人往，车如飞梭，担子队似流星，人们互相急促地呼喊，飞快地奔跑着，工地上一片抢险的火热场面。高志新三步并两步飞跨上大坝，在人群中找见李恭谦，三言五语交换了情况，便赶到现场。高志新这一回来，